

中国首部时间跨度最大的抗战小说
国家破亡，狼烟遍地，晚清贵族奋起保卫家国！

于川★作品

最后一个 ZUIHOUYIGE BEILE 历史 小说 贝勒

一部晚清遗族贝勒的乱世家国奋斗史

血与火的洗礼，见证一个民族英雄的成长历程。
大转折时代造就的命运，一腔热血浇筑的传奇！



手机阅读



8080 发送至 10086

手机阅读 改变的不仅是阅读

中国书店

国家 (9787530451110) 目录

中国首部时间跨度最大的抗战小说
国家破亡，狼烟遍地，晚清贵族奋起保卫家国！

于川★作品

最后一个
ZUIHOUYIGE BEILE 历史
小说
贝勒

一部晚清遗族贝勒的乱世家国奋斗史

中国书店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最后一个贝勒 / 于川著. — 北京:
中国书店, 2012.6
ISBN 978-7-5149-0314-0

I. ①最… II. ①于… III. ①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2)第057982号

最后一个贝勒

于川 著

责任编辑: 杭玫

统筹监制: 刘水晶

策划编辑: 苏豆芽

封面设计: 小白印象

版式设计: 赵佳丽

出版发行: 中国书店

地 址: 北京市西城区琉璃厂东街115号

邮 编: 100050

印 刷: 北京雷杰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787mm×1092mm 1/16

版 次: 2012年6月第1版第1次印刷

印 张: 25.5

字 数: 370千字

书 号: ISBN 978-7-5149-0314-0

定 价: 39.80元



第十六章	失陷津门	094
第十五章	死里逃生	087
第十四章	机场之战	077
第十三章	夭折的爱	068
第十二章	营副瑞年	059
第十一章	福晋发威	053
第十章	初露锋芒	047
第九章	双枪贝勒	042
第八章	报国从军	037
第七章	津门战云	031
第六章	回到祖国	026
第五章	逃离东京	022
第四章	七七事变	017
第三章	东渡日本	012
第二章	津门贝勒	007
第一章	阴雨东京	001

第三十三章

高唐之战

192

第三十四章

爱恨情仇

199

第三十五章

此情难休

206

第三十六章

巧言令色

212

第三十七章

他乡遇故

219

第三十八章

悠悠此情

226

第三十九章

战地情缘

231

第四十章

战火除夕

238

第四十一章

生死相依

246

第四十二章

军法有情

252

第四十三章

报仇雪恨

259

第四十四章

济南战役

265

第四十五章

连降三级

270

第四十六章

防毒面具

276

第四十七章

兄弟阋墙

283

第四十八章

兵临城下

290

第四十九章

将星陨落

295



第三十二章	党纪军法	185
第三十一章	亲兄热弟	181
第三十章	处变不惊	172
第二十九章	委以重任	164
第二十八章	殊途同归	158
第二十七章	身陷济南	151
第二十六章	申冤无门	144
第二十五章	被逼出逃	139
第二十四章	你死我活	134
第二十三章	战地故人	129
第二十二章	铁血锄奸	124
第二十一章	再失所爱	120
第二十章	脱险归来	116
第十九章	旧情难忘	111
第十八章	匹马单枪	105
第十七章	淑娟小姐	100



● || 目录 Content

第五十章	去留彷徨	300
第五十一章	战地初夜	306
第五十二章	阳谷惊魂	313
第五十三章	大爱无疆	318
第五十四章	九死一生	325
第五十五章	游子归来	332
第五十六章	『二五八团』	339
第五十七章	喋血之爱	345
第五十八章	『觉醒联盟』	351
第五十九章	血海深仇	357
第六十章	共产党员	363
第六十一章	『抢救运动』	367
第六十二章	惨遭甄别	374
第六十三章	乐极生悲	379
第六十四章	生死对决	385
第六十五章	此恨绵绵	392
第六十六章	同窗纳降	396

第一章 阴雨东京

进了七月，瑞年就没见过太阳，东京的阴雨无休无止地下着，海上吹来的季风把整个城市和城市中的每一个人都浸泡得湿淋淋的，酥软了它和他们的身体，也沉重着瑞年的心。

虽然从陆士^{【1】}毕业已经将近一个月了，再没有了每天早上尖厉无情的起床号，但瑞年还是一如既往地在枕下那块银時計^{【2】}的指针指向五点半钟的时候醒来，并且极其迅速地以标准的军人姿态离开他的床，三分钟之后，一身运动装束的他便已经出现在寓所的门子了。

站在寓所门外的廊檐下，望着灰蒙蒙的晨曦中飘摇的雨丝，瑞年舒展了一下夜里松懒了的肩背，深深地吸一口气，鼻腔和肺叶间立刻湿漉漉的。他的心口闷闷的，像是在柔道中被对手的寝技禁锢了一般。看看门前那条被连日的阴雨浸泡得有些粘乎乎的小路，瑞年拧着眉头，踟蹰了一下，终于还是跨下台阶，迅速地冲入了雨雾，飞也似的奔向前去。

从1932年春天来到东京到现在，已经五年多了，而在这五年多的时间里，除去最初九个月在语言学校强化日语之外，其余的时间瑞年几乎都是在日本军中度过的。两年的陆士预科生活，而后是半年的陆军实习，再后又是一年零十个月的陆士本科学习，让当年初涉东瀛的那个弱冠少年除去他那颗中国心之外，无论是从外形装束上，还是言谈举止，思维形式上，都几乎完全成为了一个标准的日本军人，就连跑步姿态也全然是一副陆军士官学校操典的标准：昂首挺胸，腰身笔直，两臂夹紧，臀部紧绷，只有一双长腿机械地匀速迈进，绝对没有那些田径运动员奔跑起来的舒展和优雅。尽管瑞年知道自己的跑步姿态很难看，但他每当他迈开双腿奔跑的时候，却无论如何也摆脱不了那已经固化于他的身体，甚至意识中的规范。

被雨水浸泡了多日的柏油路面软软的，每一次落脚的时候，鞋底都会踏出一阵“吱吱”的水声，黏黏的像是要把脚上那双橡胶底的跑鞋吸掉一般，以至于他的一双僵直的腿不得不比平素付出更大的努力，但瑞年却绝没有一点停下来的意思，要知道，将近两千个日子，无数次的皮带和军棍，甚至漆黑狭小的禁闭室的惩戒造就的一切是绝难在短时间内改变的，于是，瑞年就这样以一种近乎僵化的姿态继续着他日复一日的晨跑。

经过靖国神社的时候，雨似乎小了一些，几个穿了雨披的小贩已经照例把他们热气腾腾的料理车停在了路边，几个早起的食客坐在搭了黄色油布的屋台^{【3】}上面无表情地吃着早餐。瑞年跑过的时候，小贩们照例很热烈地点头鞠躬地招呼他，那位永远一身和服、头发

夸张地挽得像浮世绘中人物的欧巴桑^{【4】}尤为热烈，嘴里一个劲地叫着“王”，让瑞年的背脊上麻酥酥的很不自在。

瑞年被称作“王”除了他那个前清皇帝赐封给他祖上的贝勒头衔之外，还因为他那个陆士的同学，韩国人李海潮的那张碎嘴。

李海潮的祖上据说是朝鲜李朝的皇族，“日韩合并”^{【5】}后，韩国的贵族也被纳入日本的“华族”^{【6】}序列，于是，李海潮那承袭了伯爵爵位的父亲摇身一变成了日本的伯爵。父亲死后，作为长男的李海潮便也顺理成章地成了李海潮伯爵。尽管在陆士的同期同学中，李海潮无论是军事理论，还是军事技术的考试成绩永远倒数第一，但若论社交能力和钻营本领，却在第四十九期的三百多学生中堪称翘楚。也正是因为这样，当瑞年跨进陆士大门的第一天，李海潮就成了他认识的第一个同学。

“你好，尊贵的瑞年贝勒，鄙人是日本伯爵李海潮！”

瑞年至今还清楚地记得和李海潮第一次见面时对方的那番自我介绍。当时瑞年对日本和朝鲜的这段渊源还知之甚少，冷不丁听到一个颇为中国化的名字，纳闷了老半天，怎么也闹不明白还会有叫这样名字的日本人。

“哈哈，瑞年君，你真是过于实在了，那家伙其实是个韩国人。”

后来，瑞年在陆士结识的第二个同学——日本侯爵近藤敏夫，拆穿了李海潮的身世，这才让一头雾水的瑞年弄清了原委。

自明治七年日本陆军士官学校创办以来，这所专门为日军培养下级指挥官的军事院校就成为很多日本贵族子弟的首选，有不少皇族的亲王、王都毕业于此，至于公、侯、伯、子、男之类的贵族就更是不计其数了。日韩合并后，很多韩国华族子弟也纷纷就读于此。也正是因为这样，在这所一向以严谨铁律著称的院校中，同样存在着一个贵族阶层，尽管表面上他们和那些平民出身的学生处于同样一种学习和生活氛围内，但实际上那种与生俱来的优越感还是无时无刻不贯穿于他们的学习和生活之中，甚至那些一向严酷无情的教官们对这些贵族子弟也大多会另眼相待，网开一面。倘若不是这样，那位李海潮伯爵大约早就被踢出陆士大门，半途而废了。

正所谓“物以类聚，人以群分”，陆士学生中的贵族子弟自然而然地形成了一个小团体，不要说那些来自亚洲相对落后国家的留学生了，就是日本本土平民出身的学生也很难进入他们的圈子。瑞年之所以会在不知不觉中成了这个贵族子弟团体中的一员还是得益于他的贵胄出身，以及那个远在中国东北的前清皇帝——其时的“满洲国”执政溥仪。那时候，所谓“日满亲善”叫得正凶，日本的上层，包括陆士当局都刻意把那些有满蒙背景的留学生和来自中国其他地区的留学生区别对待，攻心洗脑，目的就是让他们和普通的中国留学生产生感情和意识上的距离及至对抗的情绪，可谓用心险恶，用意歹毒。

陆士第四十九期中，贵族子弟小圈子的首脑人物正是近藤敏夫。

瑞年和近藤敏夫的相识倒是应了那句中国的老话——“不打不相识”。尽管瑞年生于共和，长于民国，但骨子里那股与生俱来的贵族习气还是免不了的，不说是目空四海，至少是有点狂妄；算不上趾高气扬，却也绝对是不卑不亢。更何况从来对日本和日本人就没有好感的他，原本就是不得已屈身于陆士的，却想不到刚进校门就碰上了近藤敏夫这位身材短小精悍却永远一脸桀骜不驯、狂妄非常的日本青年侯爵。

日本陆军士官学校推崇的是斯巴达式的教育和训练方式，对于像瑞年这样自幼生活优越的贵胄子弟来说，最初的学习和训练几乎是难以接受的一种折磨和煎熬。如果不是一千遍一万遍地在心底告诫自己不要给中国人丢脸，不是顽强执著地搬出前人那“师夷长技以制夷”的训诫来鼓励自己，瑞年怕是连第一天最简单的军事队列操练也顶不下来。进入陆士的第一天，好不容易盼着当天的课业和训练结束了，吃过晚饭，回到宿舍，瑞年周身上下就像让人拆散了一样，要不是还有皮肉牵连着，他的身体随时都可能轰然垮塌下去。他一头倒在铺位上，再也懒得动一动了。偏偏这个时候，学生队队长近藤敏夫操着极为标准的正步跨进宿舍，寒光闪烁的眼睛从包括瑞年和李海潮在内的躺在床上的几个学员身上掠过，威严地哼过一声之后，嘴里喷薄而出的便是一顿臭骂，吓得几个歪斜在铺位上的学员触电般地跳起身来，忙不迭地立正，一脸羞惭的样子，只剩下鼾声连连睡熟了的瑞年还一动不动。

陆士的规矩，学生队队长在作为“班主任”的区队长不在之时，代行他的职责，所有学员必须像对待区队长一样对学生队长尊重有加。初来乍到的瑞年哪里知道这样的规矩，更何况此时的他早已梦游津门，对身边的一切浑然不知了。于是，他便在不知不觉中大大地冒犯了一回学生队长近藤敏夫侯爵，而他和近藤谁也没有想到，更大的冒犯还在后面。

看到物我两忘，酣然大睡的瑞年昭彰地躺在铺位上，学生队队长近藤敏夫阴鸷的眼里寒光渐渐为怒火所代替，大踏步地冲到瑞年的铺位前，嘴里“八嘎”、“八嘎”地咆哮着，抬起穿着翻毛大头军靴的脚狠狠地踹向了瑞年。从梦中惊醒的瑞年还没闹明白究竟发生了什么事情，近藤接着甩出的一记耳光已经重重地打在了他的颊上，火辣辣地一下子让他的血窜上了头。那一刻，瑞年完全是出于本能，猛然抬手回敬了正在叽里呱啦地责骂他的近藤一个更加响亮、更加猛烈的耳光，打得近藤和所有在场的学员都愣愣地半天回不过神来。近藤敏夫无论如何也没想到，作为学生队长的他，会被一个普通的学员，而且还是一个来自支那的留学生扇了一记耳光。尽管这个留学生据说有着极其显赫的贵胄血统，但在他这个日本贵族心目中，瑞年甚至连李海潮那样的韩国贵族都不如，而他的祖上可是当年声名显赫的德川幕府时期的大将军，他又怎能忍受如此的奇耻大辱呢？于是，近藤敏夫红了眼，耸着短小精悍的身体，扑向比自己几乎高了一个头的对手，以一个标准的柔道电光火石般地把瑞年掀翻在地，引来周围的学员一片喝彩。

当自己的背部重重地摔在坚硬的水泥地板上的时候，瑞年不由得深为自己的大意而悔恨，记起了他那位号称满洲第一摔跤手，曾经因跤艺出众而获得了御赐“巴图鲁”称号的舅舅曾经告诫过自己：“不管什么时候，你都要紧盯住对手的眼睛，因为对手的眼睛可以告诉你他何时会发动对你的攻击！”他原本应该意识到的，因为当近藤敏夫扑向他之前，他的眼睛里跃动着嗜血的灼灼的光。悔恨和反省其实也不过是一瞬间的事，当瑞年被近藤敏夫摔倒在地的一刹那，幼年开始舅舅教授给他的摔跤技艺便本能地反射出来。当近藤敏夫眼里露出胜利者的兴奋之际，瑞年的右腿已经狠狠地蹬在了他的小腹之上，那是一招标准的“兔子蹬鹰”，近藤敏夫短小精悍的身体刹那间便如断线的风筝一般向后飘摇着飞了起来。随着一阵木器断裂的脆响之后，学员们惊愕地发现他们的学生队长已经四仰八叉地躺在那张支离破碎的桌子残骸之上，惊恐万状地仰视着几步之外豪气干云般重新站立起来的瑞年。宿舍内的空气在凝滞了几秒钟之后，忽然热烈地爆发了，那是来自学员们的更加响亮的喝彩。

“瑞年君，你的身手令我钦佩！”

这是瑞年因为殴打学生队队长被禁闭三天后回到宿舍，见到近藤敏夫后对方说的第一句话，说话的时候，近藤敏夫的身体笔直着挺立着，脖子紧张地向下曲着，几乎把他那颗不大的脑袋和身体折成了九十度角。

那一刻，瑞年知道了，很多时候，很多事情，最终只有通过武力才能解决。也就是从那一天起，陆士第四十九期的贵族圈子接纳了这个来自中国的学员。

“他是“满洲国”的贝勒。”瑞年第一次和近藤敏夫、李海潮等几个学员趁了公休日外出时，在靖国神社前的屋台上吃“好烧”^[7]和“八爪鱼丸”时，李海潮对那个当厨的欧巴桑这样介绍他。

“是中国！”瑞年很严肃，很认真地纠正李海潮。

“嘿嘿，差不多吧！”李海潮一点也不觉得尴尬，继续转向欧巴桑炫耀着他的同学的身世，“贝勒你知道吗？就和我们日本的‘王’差不多，很高贵的！”

瑞年知道，日本的皇室分为亲王和王两个等级，如果一定要生搬硬套到满清的爵位中，那么“王”应该是清朝的郡王一级的才对，鬼知道这个李海潮为什么会无中生有地给他的封爵升了一级。

“贝勒当然应该是‘王’了！”李海潮却对瑞年的质疑信誓旦旦，“你看，在日本，公爵之上就是‘王’，那在你们大清时期，公爵之上是什么？贝子，贝勒，对吧？既然贝勒比公爵还高，那不是‘王’是什么？”

李海潮的言之凿凿倒让瑞年一时无言以对了，随便他吧，反正瑞年自己从来都没惦记着沾上什么祖荫，什么王啊，公啊的，关他屁事！不过，李海潮的话屋台的欧巴桑倒是完完全全地听进去了，从那儿以后，每回瑞年经过靖国神社的时候，欧巴桑就会像今天一样

大老远地殷勤地招呼他，让他很不自在。

瑞年跑到外濠^{【8】}的时候，濛濛的细雨住了，不过对于浑身上下已经完全湿透了的瑞年来说，显然已经无所谓了。他停住脚步，抹了一把脸上混合着汗水的雨水，微微有些发喘，抬眼看一眼依旧笼罩在一片雾霭朦胧中的皇居^{【9】}，不知道那里面住着的那个留着小胡子的瘦小男人是不是又被他那开疆拓土的勃勃野心搅扰得彻夜未眠。瞥一眼宫门前的荷枪实弹的卫兵，瑞年的喉头忽然紧紧的，有些发咸，那是他与生俱来的一种生理反应，每每在他情绪亢奋的时候，便会如此。

自从六月陆士毕业到现在，每天早晨瑞年都会从在市谷的寓所出发，跑步到皇居，而后再折返回去。陆士的四年生活养成了他晨起锻炼的习惯，虽说到现在瑞年还没有决定是否在当年的十一月份进入日本陆军大学校^{【10】}深造，但强健的体魄却是无论他今后选择任何出路都是必要之极的保障，这一点，受过现代教育的小贝勒是再清楚不过了。因此，一个月来，他一直风雨无阻地坚持晨跑，不像李海潮，毕业后立刻每天睡到日上三竿才起床。

回到寓所时，房东一家已经起来了，进门的时候，跪在玄关擦地的房东太太看到瑞年跨进门来，赶忙起身，极其夸张地冲着瑞年鞠躬问候，害得瑞年忙不迭地还礼，两人互致问候的声音惊动了房东，那个每天晚上喝了酒就会大声唱歌唱到瑞年头疼的男人也走出来向他客套地问好，又让瑞年好一通行礼，等回到房间的时候，脖子竟然都有些酸了。有时候瑞年真的想不通，这些日本人貌似礼貌周全，可他们骨子里到底是一个什么样呢？

“九一八事变”时，瑞年还在天津，听到过也见到过太多太多的日军残杀中国人的事情。来到日本以后，虽然日本的媒体和舆论几乎一边倒地在为所谓的“日满亲善”、“东亚共荣”唱着赞歌，可间或还是可以从一些报刊上发现日军的血腥，尤其是在他进入陆士学习之后，身边那些未来的日本军官们的行径更是让他每每不寒而栗。就拿那个早已自认为是瑞年挚友的近藤敏夫来说吧，他可以在平素对你尊敬有加，关怀备至，也可以在酒桌上和你开怀畅饮，坦诚相待，但一旦到了学习和操练之时，便恍然间变了一个人似的，在他眼里再也看不到友情，甚至难觅人性的踪迹，他狂野地要将一切对手置之死地，而且是那种斩尽杀绝，一举击溃，绝不给你留下任何喘息机会的方式。像他这样的学员在陆士几乎比比皆是。瑞年相信，在日本军中，这样的人也绝不在少数，至少在他预科和本科下联队见习期间所经见的这样的日本军人太多太多了。瑞年知道，一旦这些几乎只要拿起枪挎上军刀就失去了人的本性，就成为战争机器的日本军人奔赴战场，他们和对手的厮杀将是怎样的惨烈。

“所以我认为你应该进入陆军大学校继续深造，只有把日军的战略战术完全吃透，我们才能有把握在战场上战胜他们，才能最终光复东北，光复一切被日寇强占的国土！”

瑞年陆士本科毕业前夕，破例被推荐进入陆大深造，在他迟疑不决之际，他的前辈学长，东京“三民主义真勇社”^{【11】}的社长王家善^{【12】}这样劝导他说。

王家善的话自然不无道理。其时，日本陆军大学校是一所不仅在亚洲，就是在世界范围内也数一流的军事院校。瑞年也明白能够得到这样的深造机会实在难得，但是一想到自己之所以被陆大破格录取的背后的深层因素，瑞年就再也高兴不起来了。当时的陆大只招收陆士本科毕业后，在军中服役了两年的现役日军军官，瑞年之所以被录取，完全是因为日本为推行所谓的“日满亲善”而竭力拉拢满洲贵胄所致。加之五年的日本生活，其间四年多的陆士经历，让生性刚烈的瑞年忍耐力已经达到了极点。他不知道即使怀着“师夷长技以制夷”、“强国强军为己任”这般远大的目标和宏伟的志向，忍辱负重地留在日本，进入陆大，自己究竟还能坚持多久。因为在这个国度里，混迹于一帮僵化无比的战争机器中，他时时刻刻都在忍受着强烈的屈辱。

回到自己的房间，换过衣服，瑞年一边喝茶、吃早餐，一边展开当天的报纸。报上都是些有关驻华日军的军事动态的报道，显然时局已经变得越来越紧张了，令瑞年更为不安的是，今天的报纸上还大幅度增加了对驻华北日军的报道，无论是文字还是图片中无不充斥着一种令人窒息的战云密布的感觉。

一 注释

【1】陆士——日本陆军士官学校，简称“陆士”，为日本帝国陆军兵科将校养成之军校，日本明治维新期间开办，前身是1868年8月开办的京都军校，于1874年正式成立。

【2】银時計——银质的怀表。日本陆军士官学校的优秀毕业生可以获得天皇御赐的银時計作为奖赏和纪念。

【3】屋台——类似中国的大排档。

【4】欧巴桑——日本对中老年妇女的称谓。

【5】日韩合并——1910年8月22日，在日本的坚船利炮的威胁下，韩国（1897年，朝鲜王朝改国号为“大韩帝国”）总理李完用与日本代表寺内正毅签订了丧权辱国的不平等条约《日韩合并条约》，将朝鲜半岛的主权永久让与日本，并且于1910年8月29日生效。

【6】华族——华族是日本于明治维新至二战结束之间（1869-1947）存在的贵族阶层。日韩合并后，朝鲜的王室成员和贵胄也被列入华族。“华族”于1947年5月3日，随着战后日本国宪法生效而正式被废除。

【7】好烧——据说是从中国的煎饼演化而来的一种日本小吃。

【8】外濠——日本皇宫的护城河，现已辟为公园。

【9】皇居——日本天皇居住的皇宫的称谓。

【10】陆大——“日本陆军大学校”的简称，日本军方培养参谋军官的教育机构，1883年创立，培养参谋军官及日军将、大佐级高阶军官及军事研究为其主要任务。

【11】三民主义真勇士——1936年9月18日，王家善在日本东京成立了“三民主义真勇士”，积极在陆军士官学校和商船学校的中国留学生中吸收社员，此后，又成立了“留日陆海军同学会”和“留日陆士同窗会”等，作为真勇士的外围组织积极开展活动，旋因被日本陆军省发现而先后解散。

【12】王家善——（1903-1979）黑龙江巴彦人。1937年毕业于日本陆军大学。曾任伪满步兵师第四旅旅长、第七军管区司令部参谋长，国民党政府第五十二军师长。1948年在营口率部起义，后任解放军辽宁省军区师长、第四野战军师长。1950年参加抗美援朝，任中国人民志愿军师长。回国后，历任热河省军区副司令员、辽宁省第一至四届政协副主席。

第二章 津门贝勒

瑞年出身于镶蓝旗满洲，满姓尼玛哈，汉姓于，因此尽管中华民国颁发给他的护照上清清楚楚地写着“于瑞年”的大名，但昭和十二年6月日本陆军士官学校颁发的毕业证书上却写着“尼玛哈·瑞年”的名字。瑞年的祖上当年是清太宗皇太极西征察哈尔时归顺的蒙古王公，后来成为皇太极麾下的一员虎将，追随摄政王多尔衮一路攻入山海关，清王朝定都北京后，被清世祖顺治册封为多罗贝勒，抬旗成了满洲，及至到了瑞年的父亲鄂王这一辈，又因为他自小入宫做了光绪皇上的伴读，深受皇上和老佛爷赏识，格外恩宠，赏赐了云都尉的头衔，也算是再次光耀了门庭。京城里那些个溜须迎逢的闲人们便又刨根问底把他祖上的荣耀翻出来加在了他的头上，于是，“鄂泰贝勒”的名头就这样叫响了。1924年，宣统皇帝被冯玉祥赶出北京紫禁城，流落到天津日租界，鄂泰贝勒也拉家带口地追随着主子逃亡到了天津，在英租界马场道置办了一处二层小洋楼安顿下来，隔三差五地跑去张园行宫给宣统爷叩头问安。瑞年是家中的独子，尽管他记事的时候，紫禁城里的宣统爷早已经只是一个困守高墙之内的逊位之君了，但大多数的满族贵胄家庭中，世袭的爵位封号依然至高无上地被传承着，除去对曾经的辉煌无限缅怀之外，还杂着几分虚荣，几分自怜。因此，瑞年自打一落生便被家中的上上下下，族中的亲朋好友，以及那些市井中趋炎附势的人们尊称为“小贝勒爷”。1931年年底溥仪被日本人迎到东北，瑞年的父亲鄂泰贝勒本想追随溥仪北上，却不料一场伤寒几乎在顷刻间要了他的命，及至来年春天，才在一位租界里的英国医生的救治下从鬼门关逃了回来。大病初愈的鄂泰原想立刻动身出关，却不料溥仪早已顾不得他这样的昔日老臣，迫不及待地做起了“满洲国”的“执政”，鄂泰贝勒不由得慨叹自己时运不济，原本以他的资历和爵位，应该可以顺理成章地成为“满洲国”的开国元勋，不说是弄个什么总理大臣吧，至少也该做个议长什么的，又哪儿轮到郑孝胥、张景惠那班汉臣大出风头呢？只可惜这一切都见诸于假设的基础上，满心凄然的鄂泰贝勒一连喝了三天的闷酒，差点闹得旧病复发。

鄂泰虽说是个忠君思想非常顽固的满洲贵族，但对于日本人却从来没有任何好感，尽管他一向忠于着的主子溥仪在日本的扶持下“复国”成功，重新做了皇帝，但鄂泰知道，日本人其实不过是黄鼠狼给鸡拜年——没安好心，谁要是真的相信他们那套“日满亲善”的论调，谁就是彻头彻尾的傻子。鄂泰贝勒不会忘记，当年甲午年间的黄海海战、平壤血战，他族中的几位堂兄弟先后捐躯殉国；八国联军入侵北京，鄂泰贝勒举家西逃，他在北京的贝勒府却被联军中的日本军队劫掠一空，及至他追随着老佛爷慈禧太后和光绪爷返回

北京，看着眼前狼藉一片的府邸，鄂泰贝勒气血攻心几乎背过气去。溥仪随着日本人跑到东北之初，鄂泰贝勒着实有些想不通，那时候瑞年不时地听到父亲躲在书房里和几个前朝同僚发着牢骚，话里话外地流露出对宣统爷的些许不满，除了抱怨溥仪对他这个老臣的忽视，就是无法理解堂堂大清皇帝为何会借助日本人的力量来复国复位。不过，没过多久，瑞年发现父亲的口气渐渐转变了，虽说还不时地感叹溥仪对自己的忽视，但对日本人的态度却缓和了不少，甚至一向坚拒东洋人的鄂泰贝勒府的座上宾中也开始出现了日本人，为此小贝勒瑞年大为不满，鄂泰满脸狡黠地对儿子吐露了心声：

“阿玛现在想明白了，宣统爷为了复国，尚能忍辱负重，委曲求全，阿玛又何必一根筋地和日本人争一时之长短呢？要想恢复大清三百年的基业，咱们就得借助日本人的力量。俗话说：君子报仇十年不晚，等宣统爷站稳了脚跟，等到大清恢复了元气，什么东洋人，什么关东军，全都给我玩去！可眼下，咱就得借力打力，等日本人和民国拼个两败俱伤，咱们坐收渔人之利，何乐而不为呢？”

虽然出身于满族贵胄之家，但瑞年毕竟生于民国，1924年举家迁往天津之后，开始接受西式现代教育，尤其是当他进入南开中学读书之后，在新文化，新思想的影响下，观念和意识早已转变，对于老一辈遗老遗少们的守旧迂腐越来越难以认同，特别是对溥仪的挟东洋人以自重的做法更是极度反感。“九一八事变”后，日本人的铁蹄践踏东北四省，白山黑水惨遭蹂躏。作为一个满族人，眼看着祖先的发源地被异国侵占，瑞年的愤怒绝不亚于任何一个中国人。他深悟家国天下之理，更明白无论哪朝哪代，无论种族异同，他和四万万五千万同胞一样，永远都是中国人，因此对于父亲把溥仪的借助日本人的势力建立所谓的“满洲国”揣度成委曲求全，瑞年极为不屑，没少和父亲为此事争论。爷儿俩原本都是那种认死理的倔强之人，争论的结果自然是谁也无法说服谁，最后往往是从小读“之乎者也”的鄂泰贝勒辩不过洋学堂出身的儿子，只得拿出他的“父为子纲”来，声色俱厉地拍着桌子瞪着眼，等满心不服的瑞年被额娘劝回自己房里才算作罢。

尽管鄂泰贝勒在溥仪到达东北之后对日本人的态度开始缓和，家里也隔三差五地会有几个驻天津的日本军政要员前来拜访，但当日本驻津总领事桑岛主计突然登门造访的时候，鄂泰还是着实地吃惊不小。桑岛主计带来了时任“满洲国”财政部总长兼吉林省省长熙洽^[1]给鄂泰的亲笔信，信中除去问候这位当年一道组织过“君主立宪维持会”，反对共和的同仁之外，还特地转达了“满洲国”执政溥仪的问候。虽说接到的并非宣统爷的圣旨，但鄂泰贝勒还是受宠若惊，立刻面向东北方向，三拜九叩山呼万岁，喜极而泣，涕泗横流，心想他一向效忠的宣统爷终究没有忘记他这个昔日的老臣，这怎能不让他感动非常呢？

桑岛主计前来拜会鄂泰贝勒的那个下午，瑞年放学回家，一进门正遇到父亲鄂泰送客。瑞年从未见过这位臭名昭著的日本总领事，但第一眼就看出对方的日本身份来了：狭窄的西装，局促的领结，油亮亮的短发，削尖的脸颊和一只小得极不相称的鼻子，一个典

型的日本人。瑞年有些厌恶地耐着性子被父亲引见给桑岛主计，此时他才知道站在自己面前的这个日本男人正是参与策划溥仪出逃东北，建立“满洲国”的罪魁祸首之一。如果不是父亲一个劲地给他使眼色，瑞年大约早已暴跳起来，不知道会做出什么举动来。

桑岛主计是否察觉到站在他面前的这个中国年轻人冰冷的外表下压抑着一腔愤懑之火，瑞年不得而知。这个资深的日本外交家以一种极其和善的姿态向瑞年热烈地伸出手来，与其说是握手，还不如说是不容置疑地一把拉住了瑞年已经攥出了汗的手，连声称赞“小贝勒”一表人才，让鄂泰贝勒的脸上笑开了花。

瑞年压根没有想到，正是这次和桑岛主计的邂逅改变了他一生的命运。

桑岛主计到访后的第三天，亲自致电老贝勒鄂泰，力邀即将高中毕业的瑞年赴日留学，声称可以保送瑞年进入著名的日本东京陆军士官学校就读，并极力蛊惑鄂泰，说是像瑞年这样的满洲贵胄子弟如果能够接受先进的军事教育，必将会成为“满洲国”和前清皇帝的栋梁之才，倘如满洲贵胄子弟都能如此，那么完全光复大清江山便也就指日可待了。桑岛主计这番话让一门心思复国尽忠的鄂泰贝勒大为动心，放下电话就忙不迭地让管家把瑞年找到他的书房来，关了门，郑重其事地和儿子谈起了他的未来。

“如果不是因为那次和桑岛主计的不期而遇，打死我也不会想到来日本，更不可能进入陆士。”1936年年底，瑞年加入“留日陆士同窗会”时对审查他入会资格的“三民主义真勇社”的负责人王家善说，“你想啊，‘九一八’之后，但凡有良心有良知的中国人，又有哪一个不对日本对日本军队恨之入骨呢？我又怎么会心甘情愿地跑到东京来受那些趾高气扬的日本鬼子的气呢？！”

瑞年说的全都是心里话，当初父亲鄂泰贝勒转述了日本驻天津总领事桑岛主计的“好意”和他的所谓“师夷长技以制夷”的论调后，瑞年顿时就义愤填膺了，如果不是自幼接受的伦理纲常的束缚，他一定会拍了桌子对着父亲怒吼的。

“阿玛，您老这不是把我往火坑里推吗？不是陷儿子于不仁不义，不忠不孝吗？！”

瑞年只觉得血往头上涌，脸烧得滚烫，太阳穴蹦蹦乱跳，嗓子眼咸咸的，就差喷出血来了。无论鄂泰贝勒怎么说，瑞年就是油盐不进，愣是把个原本满心欢喜，一腔热烈的老贝勒爷气得火冒三丈，吹胡子瞪眼地骂开了大街，惊得一直在窗外听着动静的福晋舒穆禄氏终于顾不得什么“夫为妻纲”了，忙不迭地奔进书房，把剑拔弩张的父子俩隔开，推推搡搡地把儿子瑞年哄出屋去，好言相劝地做起了和事佬：

“按说呐，额娘不该掺和在你们爷俩中间说三道四，毕竟这是你们男人的大事，可我又不能眼瞅着你和你阿玛为这事闹得跟仇人似的。……”

福晋舒穆禄氏说着说着，眼圈就红了，让小贝勒瑞年也看得鼻子酸酸的，刚才跟父亲怄的那一肚子气也消了不少，揽了母亲的肩膀，讷讷地不知该如何安慰她。

在福晋舒穆禄氏眼里，鄂泰贝勒是一个顶天立地的伟丈夫，是一个响当当的大英雄，

丝毫不逊色于戏文里精忠报国的岳武穆。瑞年虽然不会像母亲那样对父亲永远充满着敬畏和尊崇，但他不得不承认，作为一个男人和父亲，鄂泰贝勒可以说是极少可以被挑剔的。诚然，他对前清的愚忠在某些人看来有些不合时宜，甚至可笑可怜，但是，倘若站在父亲的角度来看，这一切又是那么顺理成章，毕竟那个二十多年前消亡的历时近三百年的王朝曾经倾注了他和他的先人们无数的心血，甚至生命，他有理由去维护他那种与生俱来的信仰和忠诚。但作为年轻人生于共和，长于民国，且自幼接受现代教育，领悟过民主思想和民生意识，尽管脉管中淌着满族先民们殷红的血，尽管与生俱来地顶着贵胄耀眼绚烂的光环，但瑞年有理由让自己相信，不管他是满族还是汉族，不管他是贵胄还是平民，他首先是一个不折不扣的中国人。也正是因为这样，尽管他从来都对父亲的勤王复国的梦想不屑之极，但却很少直接和鄂泰争辩，或许那只是父辈们聊以自慰的一个寄托，他不想那么残忍地去把它打碎。但瑞年没有想到，竟然会有那么一天，那个父亲心目中永远神圣的宣统爷会借助曾经的敌人、现在的侵略者之力，演出了一场丑陋的复国复位的闹剧，而曾经和日本人共戴天的父亲，竟然也会暂时地忘却了那切肤之痛，冠冕堂皇地和东洋鬼子携手勤王。现在，瑞年无论如何也不能再任由父亲一意孤行下去了。

“额娘，我知道，我让您和阿玛为难了，可我是一个中国人，是中国人就不能为虎作伥，不能坐视自己的国家被外寇所辱，自己的人民被他人欺压……”

福晋舒穆禄氏劝不动儿子，便转回来试图说服丈夫，虽然同样倔强的鄂泰贝勒嘴上不为所动，但心里却不免有了知难而退的念头：儿子的顽冥不化，福晋的爱子心切，加上近来自觉越来越差的精力和体力，静下心来一想，也油然而生出一丝对父子亲情的留恋。虽说尼玛哈家族世代都是骁勇善战的武士，鄂泰也是自幼习武，刚猛过人，可毕竟岁月不饶人，尤其是那场几乎要了他老命的伤寒过后，曾经龙精虎猛的贝勒爷早已被折腾得脱了形，散了架，空有雄心豪情，却时时感到力不从心。

“既然你不愿意去日本，那就留在天津吧，不过阿玛可是把丑话说在前头，不管你是去日本，还是留在天津，咱大清国还是要光复的，咱宣统爷也还是要保的，你就是说下大天来，还是满洲的子弟，还是镶蓝旗的贝勒！”

其实说这番话的时候，老贝勒鄂泰的心里虚着呢。所谓知子莫若父，他自己的儿子自己最了解。他知道，要想让这个从小进的是洋学堂，张嘴闭嘴“民主”、“民生”的儿子服服帖帖，死心塌地地去效忠那个远在东北的宣统皇上，多半是自己一厢情愿。唉，一厢情愿也好，两情相悦也罢，反正，他鄂泰是尽忠侍主一辈子，没让别人说出过半个不字，至于后代儿孙，他也就管不了那么多了。想到儿孙，鄂泰忽然又来了精神，儿子今年十七了，也到了该成婚的年龄了，之前虽说也和福晋舒穆禄氏讨论过瑞年的婚事，可一来瑞年还在上中学，年龄尚小；二来他额娘爱子心切，眼光颇高，这几年间或也有好事的亲朋保媒拉纤，其中也不乏王公贵胄家的小姐、格格，可福晋愣是没有相中的。至于儿子瑞年，